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共美其香

雙城記　何冀平

我幼年時住一個四合院，東西南北共有四家，都是和美術有關係的，其中有三位畫家。東屋住的一位叫宗其香，宗叔叔個子不高，很壯實，言語不多，謙和專注，學識淵博，風趣幽默。

原本小院裡的人家很和睦，文化革命來了，四家全是反動學術權威，白天被批鬥，晚上回來還有個算是安靜的家喘口氣。不久，革命造反派殺進小院，窗戶都糊死了，四家人被趕出各佔一邊的房子，北面正房原來住的是宗其香，住進學院工人，宗其香被趕出來住進東房一間小小的耳房，他和夫人武平梅，一兒一女，四口人剛剛住下，不要說畫畫，吃飯都沒有桌子。天氣太熱的時候，小房子裡實在呆不下去，他就敲敲我家的門，叫着我的小名說：「我到你們家來清靜一會兒。」

宗其香1917年出生，他是最早用西方繪畫改造中國山水畫，有重要貢獻的畫家，是徐悲鴻的弟子，也得親炙黃君璧、張書旂等名家。1939年他到重慶上學，考入當時的中央大學美術系，常常徘徊在嘉陵江畔，直到夜晚。觸景生情，他的一幅《重慶山城》，畫出了嘉陵江的夜景，迷茫的江水，陰沉的天空，幽深的層疊山城，帶着一種濃重憂鬱和詭秘，展現出他中國傳統筆墨的功底，堅實的基礎畫底，又融合西方畫的表現能力。他把這幅畫作寄給徐悲鴻，立即得到徐悲鴻的慧眼賞識，建議他以中國水墨畫打破傳統，畫出山城燈光漁火的夜景。

這對於只有黑白兩色的水墨畫很難，油畫可用濃淡黃色點出燈火，水墨畫只有靠留白。宗其香敢用中國畫表現光感，被徐悲鴻讚譽「用中國畫筆墨作重慶夜景燈光明滅，樓閣參差，山勢崎嶇與街頭雜景，突破古人，為中國畫一大創舉！」

宗其香毫不張揚，衣着簡樸，不像現在的有些「畫家」，畫不怎麼樣，樣兒很囂張。從表面真看不出他是畫家，就像個做粗活兒的鄰家伯伯，見到我，他會和善地笑笑，說一兩句話。每天中午傍晚，都會看見他們一家人端着飯碗，在院子裡吃飯，邊走邊吃，他吃得很香很多，他的夫人武阿姨很會燒菜做飯。我是一個小孩兒，只會留心他吃的是紅燜鵝還是醬燒雞，不知道他有那麼大的本事。倒是一件震驚全中國的大事件，讓我認識了身邊的大畫家。　（待續）

■醬燒雞　網上圖片

當我來到鳳凰城

此山中　鄧達智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nix》歌者格連甘保（Glen Campbell）剛於8月9日離世，童年自電視得來印象，英偉非凡，想不到已經81歲。

2011年傳出患上認知障礙症（老人癡呆），偶爾還會搜出他的歌集聽聽，更會放到自己主持的電台節目播放，印象非常深刻。那些透過無綫網絡，電視節目進入香港人平常生活的歲月，小學尾段初中前後特別迷戀節目與節目之間旮旯時間播放，而早期的MV以西曲為主。

Bee Gees兄弟幾首金曲：《I Started A Joke》、《Holiday》、《Massachusetts》、《First Of May》等等聽得最多，許是當年電視高層澳洲人多，對同為澳洲同鄉Bee Gees特別優待，也讓我們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橫掃全球Disco舞蹈狂熱下，由他們演繹紅透半邊天電影《周末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所有歌曲前，已深刻認識這隊英國出生，澳洲長大的兄弟班樂隊。

Roberta Flack、Dionne Warwick、Shirley Bassey、Diana Ross & The Supremes……黑人天后級人馬及他們的作品都讓我們因此認識，日後稍長甚至愛上了。Dusty Springfield、Simon & Garfunkel、Carpenters、Animals等等經典樂手也因此進入我們的欣賞樂曲思維，其中有幾首歌曲由Glen Campbell演繹特別深刻，如《Rhinestone Cowboy》、《Honey Come Back》等，尤其是《By The Time I Get To Phonix（當我來到鳳凰城）》那時太小，西曲便是西曲，隱約只知有一種當時聽來悶得人心發慌的樂曲叫爵士樂，未知美國白種普羅大眾非常狂熱愛戴的樂曲叫鄉謠Country Music，事實牛仔、農夫至愛。

然而格林美獎經常得主Glen Campbell，唱出鄉謠一般沒有的溫文爾雅，造就一道流行歌曲聽眾都可以接受的牛仔節奏。五歲便無師自通曉彈結他，Glen Campbell的結他造詣出神入化，將鄉謠奏出浪漫而幽怨，滲透各路聽歌者心靈。

■美國傳奇鄉謠歌手Glen Campbell離世，終年81歲。　作者提供

過分商業化的運動和節目

作業簿　林作

2.2億歐羅（折合約20億港元），可以用來做什麼？可以在香港買上百個單位，也可以買20輛全球最貴的車輛Rolls-Royce Sweptail，甚至可以到外國收購一些中小規模的公司或球隊等等。

但在足球世界中，可能只夠買一個人。講的，是剛從巴塞羅那以破世界紀錄的轉會費轉投巴黎聖日耳門的巴西球星尼馬（Neymar Jr）。

現代的球會在買賣球員方面可以說是軍備競賽。真的，曼城今年用在後防線上買人的總數約1.6億歐羅，分別比47個國家用在國防上（spent on defence）的金額還要多，非常誇張。都是那句老話，過分商業化的運動，用錢堆砌出來的球隊，最後只會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使比賽的觀看性大大降低。

說到過分商業化，倒就令我想起另一件事。近期一套紅遍兩岸三地關於Rap的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雖然本人不是Rap音樂的愛好者，但因為節目的話題性甚高，娛樂性又不俗，加上有Rap界華人的驕傲歐陽靖在節目裡面，一定要撐。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有同樣的感覺。一，節目裡的吳亦凡真的很Chok，而且真心覺得他「無料扮四條」。二，就是裡面的商業宣傳元素實在是可以用鋪天蓋地來形容，什麼××山泉維他命水，×米手機等等，現在我不用翻查也可以隨手寫出來，這情況在香港可說是不可能出現。

還記得年幾前，無綫的一個節目裡面出現了一些吃炸雞的情景，就已經被通訊局罰款。或者有人會覺得在節目中肆無忌憚地賣廣告會感覺很沒Class，但我純粹站在觀眾角度上來看倒沒有什麼所謂，唯一介意的只有節目的質素和「卡士」。

老實講，若果你有錢能邀請到畢彼特或湯告魯斯級數的演員去參加節目，製作又用心有創意的話，哪管要我看十數分鐘的廣告也甘願。人們常說香港的傳統電視頻道正逐漸死去，也許放寬廣告管制，使更多資金流入製作更精良的節目，能夠挽回觀眾的心。

蘆葦

隨想國　興國

人的記憶真是奇怪得很，中學時讀過的西方詩人的詩句，就連莎士比亞的情詩句子，我都沒有一句記得住，倒是西班牙詩人加西亞．羅卡的幾句詩：「他知道，蘆葦和燕子，比雕塑堅硬的面具，更加永恒。」一直都未曾忘記過。而讀到這句譯詩的時候，我連蘆葦是什麼樣子的植物，都不曾看過。

後來當然看過了，還在那條長滿蘆葦的河畔，在落日時分，拍過不少夕陽與蘆葦的照片。就是在拍照的時候，這幾句詩句，就突然浮上腦海，到如今還不會忘記。

最近看到被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裡、稱讚為「中國科技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的宋代沈括的一篇文章，就是收在《夢溪筆談》裡的「蘆葦」，才知道我非常喜愛在河畔長着一大片的蘆葦，原來有十數種之多。

其實蘆葦的名字，和蘆葦的品種，也一樣很多。像《詩經》說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查字典的話，蒹是「沒有長穗的蘆葦」，葭是「初生的蘆葦」。《韓詩外傳》說：「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葭葦，就是蘆葦。

明代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草四．蘆》中說：「蘆有數種，其長丈許中空皮薄色白者，葭也，蘆也，葦也。短小於葦而中空皮厚色青蒼者，蔨也，荻也，萑也。其最短小而中實者，蒹也，蒹也。」

日前的八月七日是農曆的立秋，秋天一到，蘆葦就會長出狐狸尾巴般的花穗，在山上或河邊迎風搖曳，美麗得很。白居易詩說：「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這樣秋瑟瑟的景象，恐怕還得等上幾個月才看得到。

宋代的歐陽修詩說：「荻笋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杯盤。」在這個立秋時節，最好莫如到上海館子，和良朋友伴，共享鰣魚的美味。

如果找到臨河可以觀賞到蘆葦的館子，那就是人生一大快事了。

中央四台教你在中國創業

古今談　范舉

中央四台是最適合香港人觀看的電視台，介紹了「一帶一路」投資的經驗，包括很多海外華人在異鄉創業的經營經驗，也有外國人來了中國之後怎樣創業的經驗。可惜香港電台不作轉播。

不少歐洲人，英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德國人、法國人，都喜歡在中國的西部城市創業。原因是西部的人，比較少接觸西方世界，只要把西方的飲食文化和創業文化，帶到西部，很容易就引起西部人民的關注。

外國創業者往往在西部的城市開設餐飲業、酒吧和糕餅店舖，採用機器製作，速度很快的西方人，在優柔的、慢吞吞的西部城市，佔了很大的優勢，競爭力特別強，很容易就打開局面。他們各自把西方的地道的飲食、威士忌和啤酒，介紹到西部城市，很快就吸引了年輕一代的消費者。其中成都是對外開放走在最前頭的西部城市，成都設立了商務區，設立了西方色彩的步行街，叫做太古里，裡面集中了西方的奢侈品名店，以及餐飲業。到了太古里，就好像到達了西方的一個城市，例如倫敦或者巴黎。

西方的創業者總結了一個經驗，要想在中國成功，第一要懂得漢語，第二要懂得中國文化和社會風俗，第三要找一個合適的中國的合作夥伴。其實，不少創業者成功的經驗，就是找一個中國老婆。中國老婆可以組織很多客路、組織原材料、組織生產單位、找尋適當的勞務人員或者店員，更可以辦妥各種稅務問題，讓西方的創業者用更多時間去開拓生意。

西方人到了中國，最想做的事是開拓旅遊業，西部地區有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風俗特別，景色很美，但是，沒有講好中國的故事，介紹到西方去，當地也沒有好的酒店和餐館。西方人很懂得把這些傳統的少數民族地區，包裝成民宿，既有當地的居住色彩，亦有當地的飲食，如果不習慣，也可以兼容西方的餐飲。最重要的是，他們製作了許多手機的軟件和硬件，介紹當地的文化和行程指南，讓揹背包的西方年輕遊客，也可以闖蕩江湖。

也有一些西方的退休者，六十歲了，賣掉了西方的大城市的房屋，到了中國西部的三線城市，居住下來，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並且可以兼職搞旅遊，他們有的是西方的客源，手機上網，即可以將自己的房舍變成了度假屋，他們還僱請當地人，為他們耕種土地，生產有機的蔬菜，以及雞、鴨、鵝，變成美味的餐桌上的菜餚。

在成都的外國人，經常都有周末聚會，編織着居華外國人的人脈關係，然後找尋和中國合作者合作的網絡。中國留學外國的年輕人，回到中國，也有一個創業的勁頭，不知道怎樣才可以創業。有經驗的外國人，就用自己在中國開拓業務的實際例子和西方的創業技巧，通過周末的腦震盪的會議，傳授創業的技巧，不收費用，但報名費則用來作為周末的下午茶和晚飯的開銷。這種中外人才的結合，有利於西部城市的年輕人，可用來開拓手機軟件，創造平台，把生意做到歐洲去。

成都和重慶市，都有快速專門聯繫到歐洲國家，可以從歐洲購買不同的產品到中國，經過加工和包裝，就可以在中國銷售。同樣道理中國的工業產品，也可以透過快速專列，運送到西方去。

苦難裡的童年

百家廊　鍾倩

當這個社會以不可抗拒的功利與虛榮包裝童年的時候，成長中的憂傷與苦痛往往被遮掩，失去了本真與光澤。童年被美化，孩子世界被成人化，是不爭的事實。其實，苦難的童年離我們很近，很近，就像那個「偷雞腿」的媽媽劉金燕，只為給患病女兒做生日禮物，悲情的經歷背後是人性的反思：一個人偷東西，說明這個社會有欠缺。苦難不是一個人的，而是命運的共同體，你、我都不可無視。

曹文軒的長篇小說《蜻蜓眼》，用美的獨特視角講述一個特殊年代中一家人相扶相幫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絲綢工廠主的兒子杜梅溪，妻子去世後他在遠洋海輪上做水手，往返於馬賽港與上海港之間。偶然機會，他在街角咖啡館邂逅法國姑娘奧莎妮，一見鍾情，娶她為妻。二戰期間，他帶着孩子與愛妻回到上海，加之前妻生的兩個孩子，共五個孩子，居住在藍屋裡。小孫女阿梅與奶奶奧莎妮最為投緣，這個帶有法國血統、藍眼睛長睫毛高鼻樑的女孩，與奶奶很多地方都十分相像。阿梅成長中發生的故事以及蜻蜓眼的命運成為小說的主線。

蜻蜓眼是戰國飾物，太爺爺送給奶奶的結婚禮物，臨終之際他對奧莎妮叮囑，永遠不要讓它離開你。在這個大家庭裡，阿梅是唯一的女孩，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在床上講故事成為睡前的功課。然而，誰的童年也無法逃離風流的裹挾。困難時期，生活節衣縮食，為了讓孩子們穿得體面，奶奶拆掉舊毛衣，親手織出10件不同花樣的毛衣，他們穿上出門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這種隱忍而優雅的態度，澆灌出生命之絢爛，也滴灌在孩子們幼小的心靈中：紅傘、鋼琴、杏樹、香水、皮箱、旗袍等等，都變得有情有義起來。

一把紅傘，撐起兩代人的堅強。生活供應緊缺，奶奶經常偷偷地去當舖，即便這樣，她也不失優雅與浪漫。雨天，她打着紅油紙傘去接阿梅放學，回家路上，傘下有說不完的話，叮叮噹噹的；路過蛋糕店，阿梅懂事地躲開，不讓奶奶花錢；趕上雷雨天，紅傘被吹走，奶奶上前追趕。兩人淋成落湯雞，撐着破傘一高一矮地奔跑。事後，奶奶當掉心愛的老唱片，買回兩把新的紅油紙傘。紅油紙傘，為苦難生活增添底色。

一棵杏樹，跨越兩個國家的鄉愁。阿梅沒去過法國，卻像去過很多次，源自奶奶的講述：奶奶家住在老式房子裡，深紅色的瓦，爬牆的籐蔓植物，前花園，後花園，後花園裡有涼棚、杏樹。因為種種原因，奶奶回國探親沒有成行，思鄉情愫強烈。爺爺當掉一塊勞力士手錶，買回一棵有年限的老杏樹，栽種在院子裡。樹下，籐椅上，奶奶織毛衣，譯稿件，看着阿梅玩耍。大杏樹，成為溫存的記憶。

一架鋼琴，奏響苦難生活的尊嚴。鋼琴，讓阿梅的童年變得「洋氣」，而鋼琴也直通着他們的精神世界。奶奶生病需要手術，爸爸忍痛割愛，自作主張賣掉鋼琴，交上手術費，用鋼琴換取奶奶的健康。奶奶出院，真相大白，不禁大怒，不遺餘力追回鋼琴。後來，阿梅代表學校參加全區文藝匯演，奶奶親手縫製禮服，剪裁法國帶來的長裙、爺爺珍貴的藍色水手服，她的節目最終被取消，懷疑奶奶家有特務電台。在院子裡的杏樹下，奶奶為阿梅舉辦家庭鋼琴演奏會，她換上旗袍、戴上蜻蜓眼，二伯家的阿明哥哥也來參加。鋼琴演奏引得周圍鄰居的掌聲，整個上海似乎都在聽阿梅演奏。強大的黑色風暴中，奶奶不願讓孩子們看到她的畏懼、躲閃，琴聲中杏花輕如雪，正如純淨而輕盈的生命。

一瓶香水，完成不屈靈魂的洗滌。爺爺與奶奶終沒有逃脫被批鬥的洗禮，爺爺被抓到養豬場，奶奶被送到磚廠。阿梅的戶口遷到內地，但她選擇留在奶奶身邊。她學着自己過河去看奶奶，送去鹹鴨蛋，姑姑準備的白手套、工作服，聽她邊幹活邊唱民謠，成為奶奶最大的慰藉。被釋放回家後，奶奶渴望有一瓶香水，爺爺精心策劃了一場香水計劃。他從外灘附近結識一法國人，道出實情，按照約定對方送來香水，他把香水扔進垃圾箱裡，緊接着阿梅取出來轉移目標。爺爺被盯上遭到毒打，但阿梅的勇敢與奶奶的高興讓他覺得值得。奶奶喜極而泣：「沒有香水難道我就活不好？」「活得了但活不好。」香水是療傷的藥。

一個皮箱，承載美好心靈的寄託。阿梅參加夏令營時，看到別的同學有皮箱，就偷偷拿來奶奶的皮箱，結果惹怒了奶奶。原來，小皮箱是奶奶的母親送給她的，裡面裝有聖誕卡片、小飾品等，承載着濃濃的鄉愁。後來，形勢逼人，阿梅去宜賓找父母。此時，奶奶把小皮箱送給阿梅，與阿梅的小帆布箱作為交換，13雙聖誕節的襪子，糖紙疊的小人，綠色小火輪等，都裝了進去。誰能想到，這個小皮箱成為奶奶留給阿梅的最後記憶，奶奶前往宜賓給阿梅過完生日，留下書信與蜻蜓眼，回到藍屋就安靜離世了。

三件旗袍，氤氳苦難中國的骨氣。旗袍，象徵古典、優雅，而動盪年代的旗袍，無不彰顯出一種精氣神。藍屋有兩位傭人，胡媽與宋媽。經濟困難，不得不辭退一位，最終以阿梅穿粉紅色還是藍顏色的衣服來定奪誰留下，她穿的是粉紅色衣服，胡媽留下。臨走之前，宋媽連夜趕製出三件旗袍，而奶奶去世前換上的旗袍，正是三件中布料比較厚實的那一件。旗袍，也傳遞着人性的光芒：知恩、感恩。奶奶被查家那段時間，宋媽把奶奶和阿梅接到蘇北水鄉，面對追擊過來的惡人，鄉親們挺身而出保護她們，夜晚亮着的馬燈，也是一盞盞心燈啊！

鋼琴被打劫，搬走；咖啡壺被踩扁，變形，爺爺的左腿被打成骨折，不久離世；慶幸的是，杏樹被保住了，蜻蜓眼也追了回來，得益於阿梅的外公。他對阿梅講述：「你爺爺，是個放風箏的人，你奶奶，是那個漂漂亮亮的風箏，那條項鏈，就是風箏線。線一旦斷了，風箏就會掉下來，掉到塵土裡。」帶上畫作，帶着阿梅，他來到朱姓人家，蜻蜓眼被等價換回。與其說是外公的努力換回蜻蜓眼，不如說是人性的感召，阿梅就是美的化身。就像蔣勳先生說過的：「你看到了美，你才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值得活下去的。」

蜻蜓眼，說到底是一隻人性之眼，瞳孔裡的正義與邪惡，乃歷史的黑暗與時代的風暴，乃心靈的抗爭與純淨。苦難永遠不可抹煞，但是，童真與初心，典雅與潔淨永存——這是我們精神的根柢與人性的守望。

■風箏　網上圖片

我和彭杏英有個約會

演藝蝶影　小蝶

這個月，我其中一個要看的演出是音樂劇《我和青天有個約會》。此劇本身有其號召力：有電視明星和歌星演出，其中蔣志光更是從未演過舞台劇的實力派歌手。他近年在劇集中展歌喉，才再次被人記起原來他是唱歌能手，相信他能吸引不少視迷和歌迷入場。

此劇的編劇、導演、作曲和作詞陳恩碩也是一個特別的人物。據說他只是一名十八歲的小伙子，由於是資優生，已經大學畢業。他一人身兼多個職位，製作一齣連演四十多場的專業音樂劇，那份能耐殊不簡單。

不過，真正吸引我入場的原因，是我要捧我的演員好友彭杏英的場。

十多年前，我和杏英是話劇團的同事。當時，她已是劇團的花旦，很多劇都由她當女主角或主要角色。有些女演員只能勝任飾演某類角色，例如演得醜角卻演不到美女，演悲劇能感動觀眾但卻無法在喜鬧劇中惹觀眾發笑，杏英卻是能夠駕馭很多不同類型角色的演員。她很有喜劇感，我早期看她演《讓我愛一次》，她將那名腦袋欠佳，但又要求多多的「港女」的戀愛故事演得叫觀眾既狂笑又感動。

在驚慄喜劇《長髮幽靈》中，她扮演爭風呷醋，好賭欠債的影后，又歌又舞又搞笑，惹來全場笑聲。即使是在《脫皮爸爸》中一個表面正經卻騷在骨子裡的非重要角色，她也能令到人物生動有趣。《豆泥戰爭》更是她的喜鬧劇經典之作。在劇中，她與她在現實生活中的丈夫高翰文飾演一對「高等」夫妻。可是，高學歷、高收入、滿口理性之下的他們原來修養全無，破壞力跟原始人無異，兒戲程度有如小孩般「豆泥」。她和高翰文都演得很精彩，結果在香港舞台劇獎二十周年那一屆頒獎禮中，夫妻二人憑此劇分別獲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獎項，為香港劇壇首次有夫妻檔在同屆雙雙獲得這兩個大獎，成為劇壇佳話。

杏英的悲/正劇演出同樣好看。最令觀眾印象深刻的，相信是她在《新傾城之戀》中四奶奶的一角。她在台上將尖酸潑辣的白家四媳婦演活，奪盡光芒，也從一眾評審手上奪得最佳女配角獎項。其實，她在《求證》、《櫻桃園》、《如夢之夢》等劇中亦同樣有出色的演出。

自從她離開話劇團之後，已經甚少演出。所以，她近年演出的《金蘭姊妹》和導演的《小城風光》我都沒有錯過。

這次，杏英接受一個很大的挑戰——連續在新光劇院演出二十多場的音樂劇中擔演女主角。她不單要演，還要現場唱多首歌曲，而且對手還是實力派歌手蔣志光，不是沒有難度的。不過，杏英藝高人膽大，說反正從未試過這類的演出，機會就在眼前，何解不一試？讀者可能會問為何導演會邀請杏英擔演女主角？原來多年前，當導演還是小孩子時，曾經在一齣舞台劇中飾演杏英的兒子，二人自此結下緣分。

今天，小人兒長大了，想起了那位舞台上的「劇后母親」，便邀她再續劇緣，與杏英有個戲劇約會。